

曾祖父的店

□邢观澜



曾祖父熬制的羊肉汤，之所以驰名焦作，在于手法专心、材料上乘。曾祖父首先以新鲜羊骨大火熬煮，待骨汤初具规模再佐配羊肉继续熬煮，故而汤白肉香，闻之令人垂涎欲滴。这样的白汤，用羊肉片打底，抓把香菜，淋上红红的辣椒油，可以说是色香味上佳，每天都吸引了众多食客光顾。与肉汤搭配的还有独家制作的油酥饼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回味无穷。油酥饼制作比较烦琐，需要先用油炒香面粉，再揉搓形成油酥面，然后团揉成饼进行烘烤，这样做出来的油酥饼咬一口酥脆焦香，让人回味。曾祖父之后，没有子女再从事饮食行业，油酥饼这项技术后来传授给徒弟（也是我三奶奶），她长期在服务楼工作，退休之后于上世纪90年代还在焦南摆摊售卖过一段时间。

曾祖父名叫邢喜胜，祖籍新乡长垣，那里是著名的烹饪之乡，现如今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便是明证。这块热土走出过许许多多为生计而奔波他乡的平凡劳动者，曾祖父就是其中一员。曾祖父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族内虽然出过读书人，但家境于乡间闾巷总是一般，高祖父以细木工为业，为乡民雕花凿木讨生活。清末民初，社会动荡，百业凋敝，高祖父这样的细木工常常无以为生，有一日活计才有一日吃食，找到活计待到晚间回家方有一小袋小米可以熬粥果腹，可现实最多的却是一句“都睡吧”，叹息之余，全家老小就明白当晚是一粒米都没的下锅，只能饥肠辘辘地闭眼睡觉。家乡没有活路，曾祖父只能外出谋生，上世纪20年代末，他随同乡到开封当学徒，学到了厨师手艺，后来听说焦作兴建煤矿，比较繁华，就来到方兴未艾的焦作矿区，开设了专卖羊肉汤和油酥饼的小饭店，用高热量的肉食来满足重体力煤矿工人的需求。从老照片看，小店属于近代砖石建筑，当时已属于有些档次的洋房了。现在看来，曾祖父还是有些商业眼光的，比如门面选址注重客流量，当时街口的东部、北部是福中矿务大学（今河南理工大学北校区所在地）、福中总公司，学生、职工都是潜在顾客，旁边是范家戏园，散场后观众正好可以来吃个宵夜。

曾祖父为人和善，同情穷人，不畏黑恶势力。1942年，河南遭遇大饥荒，“水旱蝗汤”（黄河花园口决

“前几天路过市区的和平西街，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、川流不息的车流、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不由想起近百年前曾在这里开店营生的曾祖父，他以一己之力开店数十年，伴随焦作成长，不仅赢得众口赞誉，而且深深镌刻进了寻常百姓的记忆之中。

曾祖父的店是一家小店，却是早期焦作城市印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上世纪30年代，在焦作福中街与东马市街之间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，名为东新街，后来改名黄棘街、协盛和街，现如今叫和平西街，在当时是比较繁华的商业街，两旁有众多餐馆饭店、杂货摊铺等，平时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曾祖父的店，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位于东新街东向北侧，旁边是范家戏园（后更名为大舞台）。店面有两间房大小，主营羊肉汤、油酥饼。饭店规模不大，但滋味不错，据2019年6月15日《焦作日报》报道：新中国成立前，东新街最热闹的地方，曾有4家驰名焦作的饭店和小吃店，分别是张三包子、邢家羊肉汤、蒋家油条豆浆和五福楼饭庄。曾祖父的小店就是邢家羊肉汤，在当时称得上有口皆碑，换成现在恐怕早就是美食攻略上的网红店了。



口、旱灾、蝗灾、汤恩伯部劫掠）轮番上阵，灾民四处逃荒。曾祖父守着小饭店经常救济逃难的灾民。某日，有一位老人因饥饿一头栽倒在路旁，曾祖父将他扶到店内，给他喝汤吃饼，临走时还用包袱装了几十个油酥饼给他。老人身无分文，再三感谢，最后把跟随他而来的一条大黑狗留在了店内看门。这条大黑狗健壮勇猛，看门忠心耿耿，取名唤作大黑。当年大土匪刘某趁灾流窜到焦作城区劫掠，他携情妇去戏园看戏，路过店门口，其情妇旗袍被大黑咬破。刘匪怪癖发作，不以为怒反觉得这条黑狗勇猛好玩。实际上在刘匪眼里，情妇好找，好狗难寻，于是大嚷着要把狗拉走。他手下的土匪去抓狗，却被狂叫的大黑吓得不敢上前。见强抢不成，刘匪又假意说掏大洋买狗，让曾祖父拿绳子先把狗拴起来。曾祖父不为所动，淡然拒绝。刘匪因着急看戏，只好骂骂咧咧悻悻而去。后来大约因为别的事耽搁或者忘了此事才没有再来报复。大黑狗老死之后，狗皮被曾祖父做成褥子留作念想，传承几代至今。小时候我还亲手摸过，黑毛柔光华亮，让人不禁想起那往昔的岁月。

焦作被日伪占据时期，特务横行，到处残害百姓，曾祖父对他们也是愤恨有加，导致被特务怀疑。一次，一个便衣特务假装聊天在路上拦住曾祖父，拉着他往偏僻处走，意图秘密逮捕。二人正在纠缠之时，高祖母见状急中生智，上前故意大声斥责曾祖父：“你这个掌柜咋当的？店里边那么忙，你还有空在这儿闲喷？”趁特务愣神的工夫，高祖母拉着曾祖父就回店里。晚上又赶紧让曾祖父扒煤车逃往开封，找亲戚躲避，等待大半年风声过了才返回焦作。

就这样，小店在旧社会艰难生存了20多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邢家羊肉汤店响应“公私合营”号召，并入了国营食堂。曾祖父曾就职于服务楼、四海春等饭店，成为国家的主人公，从此有了安稳的工作，不再担惊受怕。他爱岗敬业、勤恳工作，一生任劳任怨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因病去世。

曾祖父的小店，见证了焦作从一个矿区一步步成长为煤城，甚至它本身就是焦作成长的一部分，就像被时代大潮推动的一枚小小贝壳，见证了雄奇与秀美，一转身却又融入大海，化作了大海里的一朵浪花。